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

贺葆真日記

贺葆真著
徐雁平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

贺葆真日记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贺葆真著

徐雁平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贺葆真日记 / 贺葆真著 ; 徐雁平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 3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1辑)

ISBN 978-7-5506-1100-9

I. ①贺… II. ①贺… ②徐… III. ①日记—作品集
—中国—清后期 IV. ①I26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9514号

书 名 贺葆真日记
著 者 贺葆真 著 徐雁平 整理
责 任 编 辑 郭馨馨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 9 号, 邮编: 225008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
字 数 49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100-9
定 价 76.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4-8586885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題辭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

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

知音之一今读新编诗见史林
刊，真有沿字知音之感。

傅璇琮书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殚精竭慮 爭搜遠綴
重新打造 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一月

王水照先生题辞

十月二十一日吾父至自家吾父之入都也過保定留二十餘日
到都住百日適天津由津旋里

十一月五日吾父倣臨劉海峯評點左傳吾父之鈔儀禮也先以
朱綠兩色筆評點將鈔之篇病目後亦然今評左傳乃置儀禮

六日陳先生辭館席而去先生名濟生字雨民

十一月吾父至自故城

十三日吾兄回故城

十四日胡子振先生來權館先生名庭麟字子振冀州人

二十日購湖北局竹連紙五經四書

十二月四日吾父臨左傳評點終初臨劉海峯評點又臨姚姬傳

书影一

塞外蒙古已而自立字號儼然與諸富室抗衡可齋初尤貧窶
商於京師十餘年而有商號十數處已而相繼倒閉又遇庚子
之變遂一空所有乃不數年又驟興起如致美齋如東昇木廠
贏利頗厚二君皆徒手起家懋卿既日興日盛可齋則已落而
陡起尤見其能二君可謂有經濟才矣

十六日鞠仁尚書談及徐梧生事曰拳匪亂時避地定興所藏書
仍在都中渠曾將宋本等極佳者置一箱內亂方急屬吾冒險
取之及啟視乃知誤攜他箱鑰也後梧生入都檢視則欲取出
之箱果失他日於某處見一殘卷即其箱中所寶存者梧生大
慄喪至今不忍言書事也梧生在定興詩興甚豪余亦時與唱

书影二

有巨石隱約有字曹君云乃一聯語嘗登山往觀未能至迄不知誰書作何語也曹君名鴻章字鎮國武邑人從其主人李君有事於匯豐銀行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君質翊新設立甡甡蜂場月之二十日設廠西直門外六里白塔菴已到三十箱皆義大利種也每箱二十八元

二十八日午後三鐘大雨雹山中諸果被擊多落西山連歲歉收今年麥場大佳胥思儲麥待價然村人貧甚爭貶值出售也

二十九日回北平日前周志輔約午餐擗英不及赴

三十日張傑三寄示代徵李芹香所為壽詩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們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2 贺葆真日记

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4 贺葆真日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励,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贺葆真，字性存，生于光绪四年（1878）八月十二日，卒于1949年。^①他是直隶深州武强县人，桐城派晚期重要古文家贺涛（1849—1912）之子。据《武强贺氏家谱》所记，贺氏是科举世家，贺云鸿是乾隆己亥恩科举人，贺云锦是乾隆戊申恩科举人，贺云举是嘉庆己卯科进士。贺云举子贺式周是道光壬辰庚子两科副榜，贺式周子贺锡璜是同治甲子科举人，贺锡璜子贺涛、贺沅，同为光绪丙戌科进士。贺涛有三子：贺葆初、贺葆真、贺葆良。葆真有一子，名植新，葆良有二子：名翊新、培新。

贺葆真的日记有钞本16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自光绪十六年（1890）至民国八年（1919），日记基本连续。贺氏日记1919年题为“收愚斋日记”，列为卷三十，自此至1929年日记缺失，1930年日记仍题为“收愚斋日记”，列为第四十一册。总体看来，前三十年的记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从日记记录的时代以及贺氏的家庭背景来看，这一日记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① 贺葆真生年据贺培新编《武强贺氏家谱》，为光绪四年，见《武强贺氏家谱》（《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本），第118页。然据《贺葆真日记》卷一“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葆真年十八”，则贺葆真生年在同治十三年（1874）。一为家谱记载，一为日记自记，出入较大，但暂不能断定何说更为确切。关于贺葆真生卒年的信息，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达敏先生的指点；又前言中多处修订，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

2 贺葆真日记

一般来说，日记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作为备忘，近似流水账，寥寥数字，不易引发阅读兴味；另一是有意保存所见所闻，当作一种著述，故记载时特别投入，且能坚持，呈现的是一种有热情的文字。贺葆真记录日记，当列入后一类。他用心力撰写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就能找到“内证”。

锡生姑丈来信，自述其庚子保存家藏书籍事甚详。属载入余日记中。

十五日，余欲与翊宸早起游山，适小阴雨，故缓行，而心叔邀宗先生及余三人赴人市街同华轩小饮，然后赴城。后观农事地质，山中风景。日暮归，倦甚，属李翊宸代作日记。

西陵一带富矿产，如银矿、铜矿、金矿、石绵矿、不灰木矿、煤矿、水晶矿等，多有之，日后当调查其详，附记日记中。

日记与语录异，语录记言，日记记事也。且心之邪正宜记，处事之当否尤宜详，律己接物，情状万端，惟圣者可无过，下此虽颜子仅以不二过称，过非人之所能无，亦非人所能得知。……窃谓日报记者，当记其律己，尤当记其接物，且使后之人有所法焉。记事情之来，记吾所以应之，以曲尽事理，以合乎天理人心之公，而无偾事贻羞，由处家庭而至于国事，其功用岂可量，徒斤斤于念之邪正，不亦太简乎？

(徐梧生)又曰：余新得一故事，思告君以便入君之日记。

以上几个日记片段，已显示贺葆真写日记有详于“记事”的特别讲求，“记事情之来，记吾所以应之，以曲尽事理”，譬如，拟调查西陵

矿产，然后记入日记等事，故其文字可作为个人实录来读；同时，他如此在意日记内容的举动，也为熟人所知，故有人主动向他提供“素材”，希望记入日记。故日记对于贺葆真而言，就是一种著述，其中有自己的人生记录，还融合有意为文的撰作。考察贺氏生平，贺葆真留存于世的文字，也就是这部颇用心力的日记。

贺葆真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他虽非重要人物，但绝不是庸碌之辈，故其日记所包含内容十分丰富，若按主题归纳，其中包括乡村社会经济、士绅家庭、传统文人群体、书院教育的转变，士绅投身实业的尝试，各种党派活动的展开，股票的买卖，直隶和山东土匪的横行，徐世昌及其幕府的活动，北方桐城派文人群体的生存状况，政坛变换以及五四运动的旁观记录，还有北方社会风俗、地方名胜、北京北部景色的描绘等等。贺葆真对当时新办实业以及股票买卖记载十分详细，自己还与人合办垦殖公司，这类史料的价值，笔者不能判断，故暂不论说，而略述稍熟悉的问题，由此或许可显示贺氏日记的价值。

晚期北方桐城派作家群体活动图景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十著录北方桐城派作家 131 人，其中有多位作家的小传文字有缺漏，或者过于简略。究其原因，大概是刘声木在撰写时，这批晚近的人物大多在世，没有传记文献参考；或者大部分人只是耳闻，并无交往。贺涛为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任刑部主事，后主讲信都书院、莲池书院以及保定文学馆多年。在贺葆真的日记中，他不但为贺涛的活动留下了较为翔实的记录，而且因此进入父亲的社会交往圈，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交往世界。在依靠父亲的时期和自己独立支撑贺氏家族的时期，贺葆真结识了相当多的地方性文人。这些文人，有不少未被刘声木记录，譬如贺葆真本人就不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经梳理对照，《桐城文学渊

4 贺葆真日记

源考》著录的北方桐城派文家中,有 64 位出现在贺葆真的日记中,关于他们的记载,不仅可补刘声木撰写的传记文字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日记中关于桐城派文家的言谈行事记录,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呈现,且较为细致地呈现了这一群体活动的图景。

在贺葆真的日记中,记录次数较多或者比较重要的人物是贺涛、吴闿生、徐世昌、赵衡、王树楠等。吴闿生是吴汝纶之子,应是贺葆真日记中记录次数最多的桐城派文家,经查检,提及五百余次。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吴闿生对北方文坛影响颇大,论者称桐城派自贺涛之后,惟吴氏能“守先正遗绪,穷数十年之力,传写群书,尽布于世”。^①贺培新、潘伯鹰、曾克耑、吴兆璜等一时俊彦,皆其弟子。吴氏有《北江先生文集》十二卷、《北江先生诗集》十卷刊行,以此可研究其文学与行事;倘更进一步,利用贺葆真的细致记载,可使诗文集中所呈现的吴闿生,还原其日常生活状态。^②

在贺葆真交往的文人中,赵衡应是最亲密的一位,日记中的记录颇为丰富。据《桐城文学渊源考》,赵衡“师事吴汝纶、贺涛、王树楠。主讲文瑞书院七年,读书信都书院几二十年,吴汝纶以方、姚、梅、曾相传古文义法;贺涛又出诸家评点旧册恣之探讨;得顾、王考订之学于王树楠,专力于文学”。赵衡举人出身,无论从其师承、文章,还是从肄业书院、主讲书院来看,他都是一位晚期北方桐城派的重要人物。赵衡师从贺涛,同时又是贺葆真的老师。贺氏的日记中有赵衡到贺家“权馆”的记录,其后就有赵衡讲授《圣哲画像记》、《左传》、《文献通考序》、唐诗、《汉书·地理志》的记录。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赵衡的传记较为丰充,但这些文字似乎都是静止状态;在贺葆真的日

^① 吴兆璜《北江先生文集序》,见《北江先生文集》卷首,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本。

^② 据笔者所知,王达敏先生已经利用此日记和其他文献编写出吴闿生的年谱,故在此不再展开梳理。